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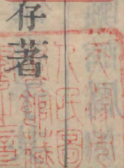


文貞公集卷四

出序詩錄後序



張王書素存著



御定全唐詩錄後序

臣嘗讀詩傳見漢鄭氏所為詩譜指述數百年之世

系及其詩之次第而正變之源流風化之得失較然

著明可以為後世序詩者之法三百篇而後歷代皆

有詩而唐稱極盛蓋五七言今體創始于唐其古體

文貞公集

卷四

承漢魏六朝之遺迹別出機軸不相沿襲于時功令

以詩造士自公卿以至韋布童叟以至白首無不朝

夕講求以求合于古之作者而貞觀開元之間又有

御製篇什倡一代正始之音為臣下標準故詩之盛

必以唐為歸而其世次及其詩之屢變亦可考而知

也當初盛之際以工鍊閱麗力矯陳隋之輕靡而李

杜之激宕奇肆渾涵汪洋鎔鑄風雅者特傑出于其

間逮至中晚或以幽清或以奧博或以古崛峭厲加

分塗別陌之不可強合而于三百篇六義之旨皆能  
各得其遺意是以代無今古體無正變必發乎情止  
乎禮義而後可以言詩不如是則絺章繪句雖工不  
傳哀全唐人集比類而觀之斯得失見矣我

皇上天縱聖明研精經史凡有評論皆闡千古所未  
發萬幾餘暇著爲歌詩無不包蘊二儀彌綸治道確  
然示中外臣民以中和之極而猶以詩必宗唐宜旁  
采以成鉅觀因命校刊全唐詩集乙酉春翰林侍讀  
臣倬迎  
駕于吳門復進所編全唐詩錄百卷時經事緯而詩  
系焉

上覽而嘉之以其刊訂精審賜金授梓仍進倬官爲  
侍郎此曠世之希遇也刻既竣

御製序于簡端用垂不朽將使稱詩者循唐人之津  
梁究三百篇之奧突而又先自治其喜怒哀樂之節  
以務協于興觀羣怨之宜則所謂發乎性止乎禮義

者不獨見于聲詩而卽形爲風化庶可仰答  
皇上漸摩樂育之至教于萬一也已臣奉  
命敬跋編末竊于茲有深望焉

文貞公集

卷四

三



類識末編于教育樂學講

三上漸摩樂育之至教于萬一也已臣奉

言不誠見于聲詩而卽形爲風化庶可仰答

御製清文鑑後序

粵自羲皇觀河圖畫卦開文字之源而黃帝命倉頡作字肇六書之始蓋造物菁華之所包蘊必發于開天首出之一人前聖後聖其道同也臣等恭奉

御製清文鑑全書並

御筆硃書稿本七函敬偕廷臣依次展繹誠懼誠忤颺言于末簡欽惟我

皇上躬膺圖歷道協中和文教裔皇武功輝赫遐邇

文貞公集

卷四

四

蕩平五兵習而不試陰陽協應七德備以遐宣既奠生民于衽席之安旋被一世以詩書之澤蓋自宥密單心以迄方州巡歷纔罷封章旋臨典冊

睿製麗于三辰

御藻光于八體洋洋乎宏謨盛業巍煥難名而經傳史鑑諸書有闕于治理世教者又悉經

宸衷評斷鉅梓煥頒業已布四海而垂奕禩矣茲以本朝國書所繫至鉅追溯

列祖創制清文以來肇啟宇宙之經綸廣訖中外之  
聲教允爲庶績之所標準百世之所率循故點畫具  
存而大義未析音聲咸備而疑似或多以此歲久流  
傳漸滋訛舛耆舊衰謝莫與參稽及今不爲修明恐  
日後益難釐正

皇上仰承

文淵閣 日進一編

祖烈特制鴻文命儒

文貞八集

卷四

五

兼舉五行四序精極于性命道德博洽乎禮樂兵農  
人事物類之聚日用飲食之節靡不條分類聚該貫  
于其中焉總之聖無弗通故義窮今古明無弗察故  
辨析微芒出話成經復引經以証事考言制事更援  
事以証文觀于綸綍敷宣每發一言而如見萬里軍  
機旁午輒馳片札而如在目前譯之皆典謨訓誥之  
辭推之盡遠近幽深之理惟國書施行至要識研求  
用意至精粵自始編以迄竣事凡極數年之功力不

憚五夜之勤劬雖在師行及當巡省靡日或輟乃告成書繇是昭代典制聿彰咸知可法而可守羣倫聽聞皆一用以是訓而是行爰錫嘉名曰

御製清文鑑自茲

列聖之精意悉宏闡無遺而天下之文章洵莫大乎是矣至于書後別有提綱若干卷提綱之旨本于字母字母則變化無窮提綱則廣大悉備總彙篇目其二十有五卷臣等竊幸職親丹地賅盛美于石渠天

文貞公集

卷四

六

祿之間復得名挂青編近光華于玉軸瑤函之內利用溥而誦習靡涯含蘊深而形容莫罄惟慶千百國共戴同文之治億萬年永欽有道之長臣等曷勝虔惕欣仰之至

自漢以後刑律代更至隋開皇中定笞杖徒流死爲五刑而其法遂不可易唐律篇目一仍隋書惟疏義爲獨詳宋與明實擴摭而損益之嘗攷唐律所載律條與今異者八十有奇其大同者四百一十有奇而今之律文與唐律合者亦什居三四蓋其所從來者舊矣顧律文古質簡奧難以猝讀而經生家又輒視爲法律之書不肯深究迄身爲刑官乃勉強檢按取

辦一時無惑乎學士大夫之能精于律者鮮也比奉詔旨審定律例書無似忝預總修因念律無訓釋易滋法吏舞文之弊特爲章分句析鉤索其隱深之旨而別白其辭之介于疑似者要歸于平允寬恕以期仰副乎廟堂如天好生之意于時纂修諸君皆一時人望而臨汾文青徐君爲之眉目文青自爲諸生時卽嗜讀律賦翻背誦雖專門名家不逮旣舉孝廉官中翰所至必以律自隨及遷西曹郎據律斷事益伸



其志其同修律例也每樹一議設一難或援彼以喻此或沿流以討源無不疏通證明折衷至當余與澤州嘉禾兩公相倚如左右手焉文青修律之暇復著纂要若干篇出以示余余讀而喟然興日記云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夫聽獄者求人之生卽一人之獄以讞決其輕重者也若疏解律義而求人之生則加衡持平如隄防溢務令銖黍毫髮無畸輕畸重之失然後刑與罪相準使刑

與罪稍有銖黍毫髮之不準則罪名不當名不當卽不得輒以其罪坐之而其間可矜可原可減可累減之故更爲之反覆辨其情實而可生之路出矣審于律有可生之路而人之得遂其生者甯有旣乎因是而歎九章之律成于漢初唐律及疏義成于貞觀永徽之際乃其後酷吏卒不絕于世彼其人非敢蕩然盡舉成法而變易之也特用意憎酷故引律皆刻深耳文青是編晰異闡微俾律無遺義所以解聽獄者



問晉鄭寶水先生易蒐序

自漢以後治六經者人各仍一師說白首而不敢變其說愈紛其義愈賸京房氏以陰陽災變解易而讖緯之學祖之王輔嗣以清談解易而虛寂之學祖之管公明以算數解易而奇遁之學祖之符讖算數儒者所不道惟彌註爲近世所宗然彌善學老氏者也性命之學流爲老莊老莊之學流爲申韓支分派別屢變而失其傳極其害不至于賊天下不止嗚呼曾

文貞公集

卷四

十

聖人之教而支離若是乎易之爲書彌綸六合包孕萬象凡後世諸儒假托傳會牽引穿鑿者大抵皆易象中所有但欲執此以求符契于聖人之旨則不啻眇者牖中窺日而已聖人以易爲日用飲食而後人務爲新奇可喜以愚惑天下之耳目此其所以蔽也從來汲學嗜古之士史傳所載指不勝屈而踐履篤實者什不能得一或身負天下重名一旦臨大事顛倒瞽亂猝然而有折足僨輶之敗非其才不厚力不

裕不善學易故也夫學易而不稟于道不獨無適干  
用且喪其身世之履壯構險出處不慎而卒踵京房  
之禍者亦豈鮮哉繫辭傳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懼  
以終始其要无咎吾夫子之說易也吁盡之矣程朱  
傳義反覆象占研理深而攝教廣故其書至今不廢  
帖括家錮陋闇習傭耳剽目習而弗知寶水鄭先生  
痛之網羅舊聞折衷大義著易蒐若干卷立論精微  
切實祖伊川而禱考亭其餘諸家諸說旁摭博取如  
裔耳之窃附焉而皆不悖于聖人知危知懼之旨其  
爲經傳羽翼何疑夫六經同一旨也不以鑿累質不  
以巧汨實不以統綺醜體而厭布帛菽粟後生小子  
辨途而趨庶幾無歧路矣乎

而世之張秋紹孝經小學口義序夫不堂而書出規  
潛菴湯公撫吳兩載念江左民秀而俗偷怒然傷之  
凡所條教措施孳孳以仰副矣乎雖之雖歷一而代  
諭旨崇寔返樸爲務自月吉讀法而外輒舉孝經小  
學二書爲吳士民勸又延禮名儒有學行者爲之疏  
解以暢釋奧旨錫山秋紹張君寔應公辟主講席今  
年春孝經講甫竣會公膺

傳蓋公所以教民敦本之旨至勲且懇矣在昔治孝  
經者漢長孫以下無論百家今文古文同異若聚訟  
而大旨炳如並存不廢茲編序次一遵今文獨不存  
闡門一章以仍古文之舊其闡釋經義切近深微穿  
貫朗晰而尤以敬之一言蔽孝之終始余受而讀之  
三歎而興曰是誠可云知孝矣乎經之義理一而分  
殊體約而用博推之極于天明地察通神明光四海  
而約之則曰身體髮膚不敢毀傷夫下堂而傷足毀

傷之小者也辱身隕名裁及于親毀傷之大者也會  
子之論以事君莅官交友居處戰陣不盡其道皆謂  
之不孝而其生平臨深履薄直至啟手足之時然後  
知免由斯以觀孝莫大於敬身敬身則不辱不辱則  
不傷其親不能敬身者反是言不軌道行不軌法位  
驕祿侈服奇志淫惑溺于異端馳逐于功利一矢口  
一跬步之間其身蹈于不孝而貿然不自知者多矣  
可不懼哉或曰經之言理備矣其節目次第奚所取  
則焉曰湯公以小學與孝經並講豈無義乎小學者  
萃曲禮少儀內則祭統諸篇而區別其義類者也記  
舉其詳小學舉其要擇善而蹈孫志而篤行之孝弟  
之道油然而生矣化民成俗直指諸掌耳秋紹曰是  
則公之志也遂書爲序

蕭長源奏疏序

長源蕭公受

先皇帝知遇以順治十七年擢侍御史  
今上御極之七年秋用臺班宿望簡入卿貳窺睹公  
立朝本末毅然以天下事爲己任中外想聞丰采者  
亦以公輔之望屬之不僅以文章著也夫奏疏之言  
與著述異廣川家令而後惟陸敬輿奏劄通達治體  
曲中事機不求工于文而文傳焉曾魯公亦云張安  
道論事人主前數語立決皆燦然成文可書而誦嗚  
呼文章經濟具見于是矣蕭公九年來抗章累百自  
密奏外哀其稿得若干篇余讀之而歎公得君之盛  
也公事

章皇帝未久甫入台卽以敦教化之說進

今皇帝萬幾在御公益厲睿諤展布腹心凡所條列  
有朝奏而夕報可者有補牘再三部議中格卒得

俞旨從公請者如傲星變卹災荒稽覆奏定紛更該

督撫嚴考察澄籤選革那解朝常國紀束治民瘼無  
不條分縷列朗若察眉至于屯墾事宜區畫尤晰先  
後牘凡五上卒行其議而後止何其偉歟歐陽永叔  
謂天下大計獨宰相可行諫官可言夫兵刑錢穀問  
而不答相臣之體也然使諸司有一事不受成宰相  
則爲失職言官于天下事無專屬假令平日未嘗留  
心利弊一旦身任建白不得已以一言塞責辭漫漶  
而無據事迂濶而多舛章下諸司一加奏駁則其說

立沮矣卽如屯墾之法歷代有成效我朝二十年來  
軍興供億訾算疊增而此法屢議屢罷言事者無成  
畫而任事者多藉口讀公之疏其亦可愾然興起矣  
乎夫敬輿早年得君風議切諫常在密勿建梁之地  
然而木蠹蟲生中遭阻抑猶且不卒用以是益歎公  
之忠誠能上結主知而又歎我朝其難諫者幾何  
先皇帝與我朝君臣之盛事官履盡大備於

皇上之從諫加流眞不啻千載一時也是編出使讀



者知士君子遭不諱之朝不可以苟且緘默遺天下  
議豈獨其文傳也哉

文貞公集

卷四

七

節豈獨其文傳也哉

吾欲士君子遭不諱之朝不可以苟且緘默遺天下

褒忠錄序

國家軍興七載禁旅碁布仰賴  
聖天子廟算決勝次第削平凡文武將吏竭忠誠以  
扞疆圉者往往

詔旨嘉歎至于再三資予遷擢悉逾常格以是載之  
簡策用紀國恩示激勸豈小補歟張君武仙舊守鳳  
翔刻褒忠錄成屬予爲序予讀之而喟然太息往者  
固原之變秦州繼陷全陝震驚時君自神木令攝守

州事倉卒爲清水叛民所執賊愛其才弗殺也責令  
饋饌與十人者俱君緣道散遣其眾乘夜南遁爲邏  
者所獲又以計跳身脫間關至鳳翔列賊形勢白于  
諸大帥謂賊軍方屯漢中距秦州千有餘里今堅冰  
積雪騎無所逞道遠失援此天贊我也宜急出間道  
潛軍襲之諸軍從君言復秦州固原之勢益孤賊遂  
大挫夫秦州爲故成紀地乃自古秦蜀必爭之樞東  
連關中西接臨洮北扼延慶平涼南通漢中接巴蜀

西漢末爲隗囂所據三國時魏人置戍晉以後劉石符姚以迄拓拔宇文皆畫地固守金源置鎮遣軍宋數出師爭之蓋其地憑險四達如此方事之殷也秦州失則隴蜀連衡賊得併力東向鳳翔必危又河西五郡隔絕軍後使延慶之寇疾馳潼關雖智者不能代爲謀矣君之保秦州非獨一州之烈實三秦得失向背之所繫也或曰君瀕險得脫屬有天幸設賊終困君于秦州或中道被繫計無復出君當奈何噫君之得脫于險天也天之不阨君于險惟君之忠誠有以格豚魚而涉坎窞故雖險而不及于難當賊利誘害怵百端撼君屹不爲動卒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孤蹤繭足完節自歸而且設奇建策力遏賊鋒以奏成績誠而有智忠而有謀天相之矣豈區區僥倖萬一所可同日語哉今君奉

新命改守濟南濟南亦南北之脊也水陸輪輓適介其衝頻年師命促數水旱不時正賢者癘首疾心之

日而君以盤錯既試之效便宜施設其幹濟必度越尋常百倍異日

天子旌能獎勞風示民牧載筆之臣將大書特書不一而足也而又何但于余言

文貞公集

卷四

十九



一而足也而又何但于余言

天子旌能獎勞風示民牧載筆之臣將大書特書不一

尋常百倍異日

日而君以盤錯既試之效便宜施設其幹濟必度越

國家肇造區夏英傑景從遼左世勛宿將攀龍鱗而  
附鳳翼者實與滿洲諸老臣並起于風雲邁會之際  
而甯遠祖氏尤爲望族之冠曩者扈從至陪京過  
明東協副總戎公墓道駐馬車而撫碑拂拭感慕于  
大將軍兄弟之名在焉因慨然歎歎曰明戰陳有勇  
一日而禦九門之兵者其此公與緬想風徽低徊者  
久之比載筆與修國史獲睹天聰崇德間拔取大凌

河克錦州遺事凌河之役將軍乘夜入賊城大敗  
御營已約降矣而復不果退守錦州孤城十餘年然  
後識時嚮順

太宗皇帝仁聖大度不責前事而益勗以黽勉建功  
于時將軍感激垂涕頓顙于旌門之外且策勵諸子  
弟共竭忠貞以矢報稱而祖氏世業之昌光耀之遠  
實始基于此竊按祖之先爲商祖已之裔晉以後世  
居范陽至鎮西將軍述之少子始流寓于滁歷數十

傳而至明初有自滁徙戎度遼者累功授甯遠衛指揮世職遂家于甯遠迄今十有餘世門閥日啟瓜瓞日繁而族系未有專譜副都統心標先生瞿然念之顧滁陽代道傳聞異辭卽明初度遼以來事蹟湮失者亦概從缺畧于是追闡前烈斷自八世始其十世則爲大將軍兄弟十一世以下或開制府或統禁軍或躋藩臬或秉學憲一門列顯秩者凡八九人而心標先生之治閩也威愛互行軍民戴德不啻鎮西之

在豫州其他子姓繩繩濟美復如朝陽之旭方熾而未艾可不謂極盛矣乎先生譜成以學憲起凡爲先大夫乙未所得士余辱在世講知家世爲詳介弟協領燮公又適駐京口乃不棄固陋問序于余余旣據所見聞書于首簡因歎先生之勤勤于此譜也將使後人展而讀者上念國恩遠紹祖德油油然發其敦本睦族之心而益奮勵于竭忠貞以矢報稱之誼則先生之用意爲至深而垂訓爲至遠且大矣傳有之

葛藟能庇其本根言乎枝葉之茂卽本所倚以爲固也又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言乎族大齒蕃保之以令德而繼世當復爲公侯也吾于祖氏之子孫卜之矣

文貞公集

卷四

養生之學儒者所不廢稟氣之厚薄命數之延促造物者主之雖父子不相賜也而疾疫災青之或消或長四體百骸之或榮或衰譬樹藝然鹵莽滅裂與辛苦灌溉者人自食其報耳造物何與焉故曰知命者必重養生雖然方士迂怪之術每侈口言神仙其事既荒誕而不可信卽所云餌丹砂服金石亦皆以身試藥而一利不能勝百害者也理之最切近易效者

無加呼吸吐納人生天地間惟氣盛液行坎離相濟可以有延年却病之道外此皆魔妄耳而好奇者每以淺易忽之昔東坡晚年精養生學其自言得力處則曰老生常談卽是妙訣嚙真納息積久自效不須求新奇也可謂至言不繁會稽章子究心日久手疏微言一編以切近功夫指示來學而真實妙義具備于中有志者力行之而不止方知其事之有效驗而東坡之論初不爲英雄欺人語也抑余更有聞者人



之至樂莫若身無病而心無憂假使利衰毀譽聲塵  
愛憎日轆轤于方寸之中而徒欲以區區導引吞嚙  
補其缺陷本既先撥而枝葉豈能發榮縱日講養生  
之學何救于萬一哉夫外輕而內心無憂矣息  
恚怒抑躁競節言語平忤刻淡泊寧靜以守其真而  
後肆力于滋培養庶幾其有得乎則願以一言蔽  
之曰善養生自養心始此章子未發之蘊也謹揭之  
以書于卷端

文貞公集

卷四

七



文曰善養生自養心始此章子未發之蘊也謹揭之  
以書于卷端  
後肆力于滋培養庶幾其有得乎則願以一言蔽  
之曰善養生自養心始此章子未發之蘊也謹揭之  
以書于卷端  
後肆力于滋培養庶幾其有得乎則願以一言蔽  
之曰善養生自養心始此章子未發之蘊也謹揭之  
以書于卷端

送李侍讀楊職方同使安南序

國家懷柔遠人東西日出入之鄉罔不率俾而安南視他屬國爲近自奉正朔以來賜恤賜封使者冠蓋相望于道恩澤至厚今年夏四月滇南奏安南國王梨維禧以兵脅安南都統使莫元清襲高平地元清竄入滇而粵西撫臣亦奏維禧賫牒來訴以黎莫世鄙爲辭

文貞公集

卷四

五

奪無人臣禮請亟移師聲其罪或易王封或置郡分五管如前代故事而

聖天子不忍也兵部

臣

因請降勅粵西守土臣馳檄

諭維禧令卽歸元清故地不則移師未晚

天子又慮尺一之詔不能盡布德意命慎擇中朝臣

具才望善辭令者乘傳宣諭于是院臣部臣咸推轂

侍讀李公仙根職方王事楊公兆傑不率幹而安南

制曰可二公旣聞命趣裝就道朝士大夫羣餞于國

門外或私相語曰交人自漢以來叛亂相等屢煩師  
旅今詔兩使臣至能卽率命否乎予曰必率命無疑  
也夫黎氏以莫世郊爲言其辭遁矣我國家旣開西  
南道元清歸命實先朝命授元清都統使是卽

天子命臣也勅元清仍世長高平地是卽

天子分土也黎氏嚮順在莫氏後國家不責既往錫  
以眞封詔宜與莫氏各守外圍恪共臣職今維禱甘  
爲戎首蔑王制復私讐一舉而三失焉誰爲黎畫此

謀者吾聞交南驩演人頗嚮學夫豈不知畧地之非  
而乃謬以春秋大復仇文飾其說其亦怵然有悔心  
乎兩使臣引擅兵爭奪之罪與後嗣不敵怨之義從  
容諭之必有能頰首聽命者或曰彼獷悍善變難以  
理屈所怵者利與害耳夫卽爲黎計滅莫氏非黎福  
也昔陳氏王安南百餘年而黎滅之陳之憾黎視黎  
憾莫孰甚其外壤西鄰老撾南鄰占城皆曾受黎虐  
欲得而甘心者也獨黎受中朝封爵倚藉天威可長

特以無恐一旦爲中朝罪人則起而復九世仇者將  
環列而踵至黎尙得安枕卧乎旣陳說以大義復曉  
譬以利害猶不幡然悔罪趣還莫氏故土是速禍也  
黎雖愚不出此嗟乎以國家全盛之力遣一旅斬關  
聲罪如摧枯拉朽且今不卽煩貔虎之師戈船下瀨  
之士而儼然璽書慰諭國恩深厚不啻覆載兩使臣  
以立談銷甲兵上揚

天子威靈下救交人生齒數百萬以視前代征南諸

將之功豈不更偉哉是可爲二公券也或曰予之言  
然遂志之因書爲序

施匪莪嘯閣文集序

兼才之難自昔已然不獨理學經術政事文章若分  
河飲水不能相及也卽如文章一道詩歌詞賦和聲  
叶律之文與所謂古文辭經經緯史者判然二矣而  
詩之爲古體爲今體文之爲敘事爲論斷又往往各  
有師承區疆畫陌于是操觚之士不得已而窮老盡  
氣專精于一業庶幾有所託以立名加三唐人以詩  
應制舉而自一大家而外輒用一體擅長或單詞

文貞公集

卷四

其

傳世則其他可知已泗上施君匪莪博極羣書陶鑄  
百氏其見于論著獨能易古人之所難嘯閣集詩多  
至數百首結撰之工巧掇拾之敏捷爲傳長虞王介  
甫諸公所不及暇日又出所爲文若干卷示余余受  
而讀之如金春石曼如劍花星芒如百川之深流如  
五兵之森列窮形極態無物不有竊謂嘯閣詩集古  
人已成之句千腋爲裘有目共覩而文則比事按義  
無規樞古人之迹而名章俊語絡繹奔會非寢食涵

濡于兩漢入家者不能世之學者未之或知也集中  
所載若字學醫理以及形家之言皆別有篇目而余  
反覆賦鏡錄一編歎君經術政事可以推挽吏治潤  
澤生民不當斤斤以文章著乃跡其十年來宦遊所  
歷由廣文稍遷爲令僅得中下邑比及報最復入爲  
司城縱簿領不煩而浮沈俛仰不獲大見設施于世  
亦可謂嗇于遇矣而君坦懷寄傲處之泊如散衙以  
後把卷雒誦儼如後門寒素客至則一茗一蔬相對

竟夕其恬適曠道之致全體晉人宜乎其才日裕學  
日充而著書日益富也夫長安輪蹄馭選士大夫爭  
以脂韋相尙目簡默爲疎庸鄙詩書爲迂濶君位卑  
職散卓然有嶽立千仞之概雖未嘗後日理學而清  
修介氣歷久不渝真所謂行己不愧聖賢者推而經  
術政事皆其資深逢原者矣區區文章云乎哉

張又南詩文序

關中又南張公吾宗之望也公從大理卿奉

命莅八閩提督軍事旋纘襄壯公舊服位列徹侯威望益重越今六載而環海無刁斗之警貢舶市舶相望不絕軍民浹和閩稱大治先是戊辰冬公乘傳來朝特被溫諭命三載一入覲迄辛未秋屆期陳請

天子俞其奏冬十月馳至都下陛見之日慰勞有加賚予稠疊比行過余言別曰僕本以儒臣謬典軍旅

文貞公集

卷四

三

幸無隕越顧宿事未忘間從事于書吏歲月既久得詩文若干願爲我敘之余讀之喟然而興曰國家太平文德之盛勲臣保障安輯之功具見于此矣惟閩襟山帶海夙稱奧區異時賊寇奸宄展轉遘亂文武將吏相尋于干戈戰陣之事者四十餘年自廟謨者定以後郡縣及于島外絃誦徹于荒徼疆圉安堵文恬而武嬉由是爲將帥者得以餘閒修郊射之容講

雅歌之節自澤其身于詩書六藝之中而使一時兜

鑿跗注盡脫其剽悍不戢之氣以相與扞衛其人民而約束于軍律於戲豈非休遇哉雖然有其遇矣而非得公之才與學則亦不能至焉昔襄壯公之鎮西郵也久番彝歲時欵塞不敢馳介馬入牧于境上于時邊鄙不聳幕府無事因而延致宿學負文譽之士如李天生王山史諸君偕公昆仲游蒐討經史鏃礪詩古文辭穿穴貫通學殖日富而公天資踔絕其才力尤足以副之今集中所載詩出入三唐格律工穩

而時溢奇氣文具磊落英邁之概不名一家卽書疏酬答亦爲海內所珍重藏弄何體備眾妙一至是耶夫文章事功古難兼擅公方垂勛名于琬琰竹帛之上而孳孳焉揚扃文事如此豈不以遭時休明雅化翊洽將帥之臣公侯之子孫必能折節嚮學不移其功伐而後可長享福祿令名于無窮則是集也公寧獨以博洽雄視一世凡所謂紹襄壯公之光烈而保世滋大者悉于茲寓焉是用書以爲序



子之報其親也三年之喪而已乎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又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焄蒿悲愴之意至于白首沒齒而其哀未有已者人子之心也聖人制禮準乎情酌乎義以爲其勢不得不有所止故親喪之服斷以三年而自虞祭以內寢苦枕塊閱小祥大祥菜果醯醬食各有節迨入禫而始淡其淡也所謂制禮不敢過也人子之心豈其有凌于親也哉至于

居廬之制初喪則君爲廬宮之大夫士禮之既葬而柱相塗廬君大夫士皆宮之其義倚木爲廬在中門外東牆之下蓋古人之居廬皆廬于其家而所謂廬于墓者無明文也雖然禮特爲君大夫士言耳生長貧賤席門穴牖其井曰床銜雜陳于一室之內安所得廬而倚之耶不然古者大夫三月而葬士踰月而葬葬之距朝夕莫未幾也因不忍造次離于親側于是築室墓旁以風飧露宿終其無己之痛雖記無明

文謂之知禮誰曰不宜濯仙楊子天性淳孝嘗剖臂以瘠親疾及罹大故日以一盪米倚哭于屋之東偏既葬而餽口四方不得遂廬墓之志乃鈎考古今人得行其志者自漢申屠子龍而下若干人旁撫其事而繫之以詩題曰心廬集此與皇甫士安作高士傳以自况者不同而其用意則良苦矣記曰視無形聽無聲方親之生存耳目視聽常在形聲聞見之外及親既歿而衣裳杯棬觸物思痛固不必身在墓側然

後悲哀發于胸臆也且不嘗讀曾子之遺書乎險塗隘巷不求先焉以愛其身是一跬步不忘父母也出言以鄂鄂行身以戰戰一言行不忘父母也見利思辱見惡思詬嗜欲思恥忿怒思患一發慮不忘父母也繇斯以推楊子之爲倚廬也多矣以視夫風殮露宿于墟墓之間者尙所謂其事則異其志則同者耶嗚呼世風漓而孝道衰衰經之中婚姻燕饗浸淫成俗恬不知怪縉紳士大夫則有非金革之事而訟言

奪情者矣又其甚者托辭令甲謂以私家持三年之喪而三月六月以後服官視事輕肥出入無復有哀毀見于顏色噫吾願以心廬之義告之

文貞公集

卷四

四



與長平賊少劉青原以心廬之義告之

變而三月六月以後服官視事輕肥出入無復有哀

奪情者矣又其甚者托辭令甲謂以私家持三年之

北海集序

學士遇義鄂公既歿之九年其子中舍賽君出公所著北海詩集若干卷示余且屬余爲序余縮慙愧汗敬謝不敏比啟牘則洪文襄之序在焉公與文襄共事吳楚間者久文襄知公爲深其序公集也簡而質信而有徵後生末學聞見駢陋豈復能道揚萬一爲公重哉嗚呼我

祖宗朝累葉作人生材不盡崇德中頻舉制科得人

文貞公集

卷四

三

尤盛方公領鄉試第一胸中已穿貫經史巋然負大人宿儒之望矣

世祖章皇帝既定天下公卽橐筆官禁近回翔館閣十有八年洊躋翰林學士兼少宗伯之職

先皇帝雅重公文學因急欲公秉鈞贊元日夕獻替于旃厦之上而自初元入關以後命公佐籌師中者迄無虛歲國家大征伐如定三秦下吳越克八閩平荆楚靖滇黔或以親藩仗鉞或以重將握符而公皆

預參帷幄定策決勝蓋自古軍旅之士必資通經術  
崇信義之人秩然示三軍以禮而後其眾爲可用被  
廬之蒐趙袁推夫卻縠謂說禮樂而敦詩書惟穀爲  
可嗚呼

先皇帝之久煩公于征肇成鼓間者意其在斯乎集  
中所載大率使車瀏覽感時紀事之作爲多昔人謂  
單門寒素足不踰井閭雖藻思綺才陵轅庾謝終難  
免于醯雞之誚公馬首所至幾于九土遊其八矣山

川之塊異風物之變遷悉有以激發其磊落吞吐之  
氣豈區區郊寒島瘦所能彷彿其萬一者乎至于鋪  
張軍容張皇天討直與車攻吉日江漢常武諸篇後  
先競響今讀之而饒音凱奏與大將軍躍馬莅陣處  
歷歷可指也所謂進風于雅而以史兼詩者惟公有  
焉使天假以大年獲睹今

天子休明黼黻之盛則公之詩當更有埒于卷阿旣  
醉之什爲國家鼓吹郅治者而惜乎其止于此也讀

竟留連久之敬題末簡以歸中舍非敢曰序公之詩也

文貞公集

卷四

三



竟留連久之敬題末簡以歸中舍非敢曰序公之詩也

白雲集 葉星期西南行草序

星期與余別十二年矣性不耐爲吏經歲而拂衣俯仰侘傺無以申寫其孤憤鬱邑之氣而一寓之于詩頃歸自嶺南顧余于聖廬留連信宿出示西南行草展齒所歷旣極登臨覽觀之盛其所與酬唱往還又多海內凋儻磊落不羈之士而詩之奇皆足以發之余讀竟驚服顧謂星期曰近人稱詩者多矣而傾吐懷抱大放厥辭排突冥兀不名一家未有與子韻頗

者也請子述所以工詩之旨可乎于是星期抵掌語余曰放廢十載屏除俗慮盡發筐衍所藏唐宋元明人詩探索其源流考鏡其正變蓋詩爲心聲不膠一轍揆其旨趣約以三語蔽之曰情曰事曰理自雅頌詩人以來莫之或易也三者具備而縱其氣之所如上摩青旻下窮物象或笑或啼或歌或罷如泉流風激如霆迅電掣觸類賦形騁態極變以才御氣而法自寓焉世之縛律爲法者才茶而氣佳徒爲古人備

隸而已烏足以語此余聞之撫几而歎旨哉斯言足以破俗學之膏肓破拘攣之痼疾矣遂與促席品次古人之詩星期持論斷斷多否而少可謂千餘年間惟少陵昌黎眉山三家高山喬嶽拔地聳峙所謂豪傑特立之士餘子不足擬也余因三復星期諸作而求其比似則鋪陳排比頓挫激昂類少陵詰屈離奇陳言刊落類昌黎吐納眾有涌泉萬斛類眉山緣情繪事妙入至理而自嫻古法其才氣之縱軼甯或涉

于頽放怪誕爲世所訥嫻而必不肯爲局縮依傍之態甚矣星期之學能不愧于其言而卓然自成爲一家之詩者也茲游語溪將偕孟舉吳子爲宋元詩選且謂選詩旣竣卽肆力于古文辭以求合乎先正作者夫詩與文道一而已以星其之才日進而不止更十年後東南稱文章鉅手爲後起領袖者舍星期其誰與歸余雖學殖荒落願俟星期集成援筆而序之



畿輔志序代

惟我國家誕受景命中外效職文軌畢同燕京定鼎  
雖踵前代舊迹而經營締造百度聿新三十餘年以  
來德澤漸濡建置周密洵足陵軼往古昭示來茲固  
不特區區形勢之盛稱天府都會之雄已也在易觀  
之象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古巡狩方岳十二年  
一舉而畿內甸服則有春秋時巡之典列國諸侯貢  
詩于王朝爰頒政令以變易民俗而王畿尤爲風化  
之首自風詩既廢所可徵取者志乘而已志乘具則  
美惡昭法戒備此在列服猶不可缺而况京師首善  
之地乎方歲壬子

文貞公集

卷四

單

詔允閣臣請命各省分輯志書督撫臣上之史館彙  
萃編次用紀大一統之盛屬以軍興未遑葺事頃者  
海宇謐寧文治翊洽各省志次第成帙而畿輔通志  
亦繕稿報竣會某奉

命鎮撫八郡獲受而卒業考其條目綜其義例疆分

理晰部列族牯粵自山川扼塞土田賦稅以及關津  
郵傳城郭堡戍之沿襲與夫宦遊土著名賢碩彥之  
遺蹟方土物宜禽魚卉木之產植凡屬職方訓方之  
所掌道川師邊師之所頒辨較若眉列原委爛如以  
是上備

聖天子體國經野之資下裨大小官司承流敷化之  
助信所謂綱舉目張班班可考者矣于是申檄所司  
授工鍍梓裝演讐校計卷十有某例得廁名卷

端撰序始末竊因是有憬然滋懼者焉燕之建都邑  
也遼爲南京金爲中都元爲大都路明改建北京數  
百年間歷朝規制按籍可攷田野何以瘠何以腴軍  
實何以堅何以脆戶口何以贏何以縮風俗何以淳  
何以漓軍吏雜糅莠良雜處或控御失術奸宄蘖芽  
或劑燮適宜獄市不擾雖古今殊勢而治忽一理某  
與諸君子恪秉簡書撫河山之遼濶軫民庶之殷繁  
屬茲守土與有均責一或失當卽隕越隨之是則某

所執卷三復如涉淵冰者也是書也始于康熙十九  
年之七月成于二十一年之四月總裁官前巡撫僉  
都御史于公成龍監臨提調官參議董君秉忠僉事  
吳君元棗董理官保定府知府紀君宏謨總修官翰  
林院侍講郭君棻自餘分纂諸執事俱詳書別簡云



滿洲帝勅授爲奉白翁冬業滿將事於前齊侯前江  
吳君元棗董理官保定府知府紀君宏謨總修官翰  
林院侍講郭君棻自餘分纂諸執事俱詳書別簡云  
于公成龍監臨提調官參議董君秉忠僉事  
吳君元棗董理官保定府知府紀君宏謨總修官翰  
林院侍講郭君棻自餘分纂諸執事俱詳書別簡云

辛未科會試錄序

欽惟

皇上聖神文武光被海宇三十年于茲綱紀修明教化翔洽殊方絕域之眾咸畏威戴德稽首嚮順于遐荒萬里之外而庶司百執事之凜凜効職者恪守尺度以奉行朝廷德意薄海內外無匹夫匹婦不獲其所而一時爲士子者無不蒸蒸興起思驥首于

聖世以自踴躍于功名之路蓋大澤之霑濡久矣必

文貞公集

卷四

三

世後仁斯其時也民生日以厚民俗日以醇而其昭融昌熾之象尤先見于士氣則遭際盛時而以文章藻黻至治豈非儒生之厚幸與歲在辛未天下貢士待試于禮部者二千五百人有奇屆期禮臣以考官請

上命臣玉書偕臣廷敬臣光地臣士正同往典試事

臣學術黷陋文質無所底仰蒙

皇上不次拔擢回翔禁近入直講筵洊歷部務進參

機密荷

恩深重不克展報尺寸臣奉職無狀如此而臣

皇上猶不斥其駑下輒加驅策茲復委以掄才重任

臣益切大懼矣臣惟主司所憑者士子一日之文而

已其文合于度則錄之不合于度則黜之雖其人素

負文譽而爲主司者因其一日之短黜而不錄卽怨

謗滋起不能恤也且旣以糊名易書而或以名

謗之故欲稍存一揣摩物色之見以冀倖于一旦名

文貞公集

卷四

四

曰憐才其私一耳臣誓與諸臣力戒之言者心之聲

也帖括之文雖以應制舉而其精神心術之所在或

正或邪或誠或僞未嘗不發露于議論離合之間第

衡文者不深察耳夫矚明堂下一言叔向猶聞聲而

知其人况三試其文乎臣願與諸臣其勉之自丙戌

以來文體凡變矣

皇上加意右文人才蔚起一時英雋之士翹翹焉欲

去時文軟熟膚淺之病以古學相尙而不善學者至

以脫繩墨爲高雜稗乘爲博兀異而不馴汗漫而無當其弊將流爲蕩閑軼矩之歸而且浸淫有離經背傳之患臣之愚鯁鯁慮之夫文有理焉有法焉有辭焉理必依傳註法必宗先正辭必本六經如水之有坊農之有畔不容越也初試之日卽以此意傳示諸士比至校藝則甯質毋縟甯簡毋冗甯易毋僻其爲支離謬悠之說得以詭遇而倖獲者抑已罕矣而又于再試三試之文觀其該洽今古之學則諸士中亦

遂能分條晰糺于人品之純駁吏治之緩急道術之源流律呂之條理歷指陳其端而疏通證明其義于是臣與諸臣執卷相慶謂天下沐浴教澤之久而實學有本不諧流俗之士出于其中故其文多卓然可觀如此人才關乎氣運詎不盛與校閱凡二十晝夜得卷一百五十有六今錄其雅正者二十篇進呈

睿覽臣謹颺言簡端進多士而最之曰國家今日之甄錄諸士惟其文也異日畀之政事而登用之惟其

人也以爲科目不足得人耶姑無論往代卽本朝五十年間由科目致身而姓名焜耀于簡冊者項背相望矣以爲盡得人耶彼列上第躋華廡一旦隕墜至于身名俱辱者亦指不勝屈矣然而用人之法終不得不重科目誠使一科之內得一二人者樹立功名于不朽則于朝廷設科取士之意已自無負但爲士子者身受國恩宜人人思有以自見顧安得借一二人之樹立以自逭其責也臣願與諸士各踐其先資

之言本經明行修以達于規爲措注之際所謂實學有本不諧流俗者不獨見于文字而持身服官亦由是焉記有之日毀方而瓦合言能與物同也曰砥礪廉隅言不剄方以爲圓也夫旣言與物同而又言不剄方者何也以廉隅爲體以瓦合爲用特立獨行與推賢讓能二者交盡庶幾儒行備而有裨于治理乎宋臣李沆論爲治之道亦謂勿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皆其不能特立獨行推賢讓能者也諸士自勉爲

經明行修而恥出于浮薄則所以爲科目重者在此  
所以報國恩者卽在此而臣等孜孜焉因言考行期  
仰副

皇上鄭重掄才之心以成國家昭融昌熾之象者亦  
可藉是以答休命矣諸士其勗之哉

文貞公集

卷四

聖



何舊是以答休命矣諸士其勗之哉  
皇上鄭重掄才之心以成國家昭融昌熾之象者亦  
可藉是以答休命矣諸士其勗之哉

聖  
臣等  
因言  
考行  
期  
仰副



吳江縣志序

皇上御極之二十有二年直省大吏各奉  
詔旨上所修通志于史館玉書承乏爲禮官得次第  
檢閱而府州縣志藏諸有司無寓目者知吳江縣事  
郭君屬邑紳葉君星期修縣志成時特郵書京邸問  
序于余余受而卒業見其發凡起例綱舉目張視明  
莫正學徐給事二志之舊損益各半蔚稱定本遂不  
辭弁陋而爲之序曰縣之有志通志之權輿也通志

文貞公集

卷四

四

紀要縣志紀詳故辭宜該事宜博雖然義例不具採  
擇不嚴雖該且博無取焉大凡物足以贍財賄利器  
用事足以厚風俗備董勸則雖草木蟲魚畜牧孳息  
之數搏埴輪斲良窳工拙之藝與夫井陌耕饁委巷  
織悉之務孤嫠孝婦幽憂煩寃之隱皆不厭瑣蹟藉  
而記之以是爲盡心民瘼者之所有事若乃琳宮梵  
刹倏創倏湮園林墟隴或存或沒以及諛墓頌德之  
文遊讌贈處之什一無繫于得失而沾沾載諸簡策

是亦可謂不知類矣郭君之輯志也義例秩如甯嚴  
勿濫不獨資攷索抑以寓政事焉松陵邑稱繁劇地  
瘵以疲其當務之急無如水利賦稅三江五湖世食  
其澤而害亦因之積潦不洩沮洳彌望則農事病矣  
疆域延袤四百餘里歲輸五十餘萬版籍既定賦不  
容減則民力憊矣是編哀集羣議條列便宜俾前有  
可稽後有可做所謂勤恤疾苦爲一邑規久遠之利  
者莫踰于此至于辨星野之躔次正疆域之鱗錯以

及搜考藝文證據軼事訂舊志之譌而補葺其缺蓋  
兢兢乎慎之而于人物貞義節烈之蹟品量論覈收  
錄尤嚴夫昔人作史稍徇愛憎輒有曲希時旨猥釋  
私憾之譏茲于一邑之乘不妄毀譽進退如此豈不  
可爲良史之軌範而志乘之標準矣乎郭君治邑五  
載潔已而惠下鋤莠而殖良其侃侃砥節不愆于職  
志之義悉于見其端故曰以志寓政郭君有焉星期  
穿貫諸史多聞而善斷能成郭君之美而傳信于其

是則可並書也謹序

文貞公集

卷四

五



景印可並書出勸京

